

第一回 賞梅花俠概詩才並見 舞寶劍鬼謀蠱計前來

詞云：

肝膽兩相成，管鮑交情。詩囊劍匣酒瓢傾。不道山魃多伎倆，白晝公行。總有價連城，肯把他輕。風波轉眼使人驚。微服當年曾過宋，何況書生。

右調《浪淘沙》

話說前朝，河南府洛陽縣，有一才子姓雲，名劍，表字鏢穎。父名曙青，官拜兵部左侍郎，母山氏。雲生纔五歲，其母山氏，忽已去世。因他誕生之辰，有個同年，送一口寶劍來，所以取名雲劍。那侍郎，為其年四川峨嵋山有個女寇，名喚峨嵋大王，侵擾地方，朝廷差一員總兵官，叫做文斌，提兵剿滅。不料那文總兵孤軍深入，糧草不支，反被他殺得大敗。此時兵部尚書詹有威，勒他納賄。那文總兵，向來原是忠勇著名的，他道：“糧草不足，以致取敗，原非本職的罪。”堅意不肯情願待罪。詹尚書大怒，就把誤國喪師的題目，動了疏，穩穩的道是個斬罪，不可逃了。虧了雲侍郎，一來愛惜人才，二來憐他無辜被陷，再三疏辯申救，因此文總兵方得削職回籍。詹尚書從此就怪了雲侍郎，屢欲尋事中傷。雲公曉得不免，只得上了乞骸告老一疏，聖上准了，回家惟以課兒為事。纔過年餘，得一患病，也就棄世了。此時雲生方十二歲，哀毀盡禮，自不必說。虧了一個老僕，名喚赤心，盡力扶持幼主。長成十七歲，且喜生得美如冠王，面若神仙，神凝秋水，氣藹春風，聰敏不凡，過目成誦。滿服後，正值宗師歲試，應童子科，高高入了泮。雲侍郎在日，就有人要與他聯姻，因侍郎生性剛力，不去問那女兒好歹，先要揀擇親家；不是嫌他卑污苟賤，就是怪他作威作福。所以蹉跎不就。那雲生全不在心，一味用功上進。雖則宦橐平常，幸虧用度有限。父親亡後即將家人僕婦打發開去，單留一個小廝，叫做松風，與那赤心老僕，三口兒度日，不至十分艱楚。雲生素工臨池，雖不追蹤張芝右軍，卻也下筆有些神雅。善丹青，雖不足比顧虎頭、吳道子，卻也能開生面。只是生性耿介，不肯與俗士為伍。隨你宦家子弟，若不通文墨的，他便見之驅穢，去之唯恐不速。所以落落寡合。他嘗說道：“與其對那凡夫俗子，不若對那好鳥名花。”所往來者，單有一個年伯的兒子，姓萬，名人唯，字頌公，最為相知莫逆。頌公為人，志氣軒昂，言談慷慨，頗有國士之風。不事毛錐，單喜長槍大劍。生平慕封侯的定遠，喜破浪的參軍。見那詩云子曰者也之乎的人，他就搖首閉目，只與雲鏢穎，臭味相投。為甚麼他兩個這等相好？只因那雲生，傲骨如鐵，自是詩書中的英雄；那萬生，俠氣如雲，亦是劍戟中的豪傑。所以意氣相孚，情如膠漆。正是：

交誼原非口耳尋，知交到此是知心。

孫吳孔孟心相契，方許他人說斷金。

且說那洛陽縣，乃天下最繁華的去處。出得有名的花卉，東門外尤有佳勝。離城數里，有個小村，叫做蘇家塢，相傳是當初蘇秦讀書之處。後來六國拜相，城中起造大第，就把這個所在，改作花園。凡值春秋兩季，萬花競秀，百卉爭妍，歷代相傳，有人守護。後面蘇氏又發了一個大鄉宦，因此這個花園，一發修飾得輪奐，周太有數里寬闊。打起絕高的粉牆，牆外四面都栽植桃柳，參差相間。園門向南，第一層進去，先是一個菴，裝塑花神在內，上有一匾，題曰似錦坊。菴後面兩扇竹扉，啟扉數步，有一小亭，名曰聚香亭，四面都是竹屏風。那屏風架上，是些木香茶蘼薔薇，每到開時，紅白相雜，馥郁之氣襲人衣襟。由亭而進，又是別一洞天，寬敞里許，都是牡丹。那牡丹五色俱備，中有間一大殿，殿上設有神像畫造一個。香亭中間，六個金大字：百花朝會之所。兩邊兩個大樓，東曰醉春，西曰百花。這是為那看花的，或要飲酒，或要賦詩，俱在這樓上作樂。那醉春樓東南隅，又一小軒，曰花廳，惟有這個去處，都是芍藥。那殿後一帶，盡是有名花卉，不能悉載。迤邐走進中間，有一小沼，沼中也有一小亭。傍亭，一林木蘭。亭上匾名六郎居。沼中有一畫舫，棹槳中流，係這畫舫在木蘭上。而此舟如與六郎居偃傍矣。沼沼俱種蓮花芙蓉。蓮花吐後，芙蓉又開。那畫舫浮沼而過，隱隱有一小山。山下一洞，玲瓏穹，不下武陵桃源。洞口一碑，刻曰小庾嶺。四圍梅花之盛，其有若簡文廣平賦中所稱者。其他不暇盡數。到了春日，這些遊人、仕女雜沓而來，惟二月十二日是花神誕日，尤其熱鬧。是日，叫做百花競會，不論貴賤長幼，百戲競作。有一首洛陽城東歌，道得好。歌曰：

洛陽城東似錦菴，花飛城北復城南；洛陽城東菴似錦，香風吹遠還吹近。香車寶馬如雲屯，芳菲煙靄何氤氳。綠葉參差爭綠鬢，紅英妖艷蕩紅裙。綠鬢紅裙多綺麗，笑入百花最深處。仿佛如遊春明池，脂粉與花交旖旎。誰家公子服翩翩，花驄金勒珊瑚鞭。十五女兒金釵墜，笑拾回看美少年。少年載酒花前醉，手按花枝心欲碎。夕陽西下百花會，醒來猶抱花枝睡。

卻說那雲生，自從入泮之後，斂跡埋頭，也不曉得外邊有甚麼景致。這年，卻值二月初旬。雲生正在那裏看書，只見松風，手中拿了一枝梅花，笑嘻嘻走進來，雙手遞與雲生。原來雲生，素性愛梅。隨手接來嗅了嗅，便問道：“這花是那裏來的？”松風答道：“方才外面有人拿過，與他折這一枝，說是小庾嶺折來的。”雲生微笑道：“吾聞大庾嶺梅花最多，怎麼又有個小庾嶺？這人分明取笑你。”松風道：“原來相公還不曉得，這裏東門外，蘇家塢花園裏，有個小庾嶺，如今梅花不知怎麼樣開得多哩。”原來雲生，足不出門，從來不曉得那蘇園勝景。便問道：“那裏可走得通的麼？”松風道：“怎麼走不通，只怕還挨擠不開。”松風正在那裏誇說蘇家塢的景致，要打動雲生的興，以便因公帶私，好跟隨去受用。忽聽得臥房內哄然一聲，主僕二人都吃了一驚。你道是什麼響？

恰似南山猛虎嘯，猶如北海老龍吟。

原來是匣中的劍嘯。雲生同松風走到臥房內，寂寂無聲。只見床邊劍匣恰象在那裏動的一般，雲生就曉得了。忙叫松風，抬了劍匣出來，開了匣，取出來一看，只見光芒四射，神色如飛。雲生忙整衣拜了四拜，便道：“寶劍，寶劍，想是你跟了我貧儒。不能殼有出頭日子，故此長鳴麼？”話猶未了，只見萬頌公走到，便叫道：“鏢穎，你在那裏說怎麼？”雲生道：“萬兄，小弟說來也大奇。”就把看梅講話，與那劍嘯的緣故，說了一遍：“你道奇也不奇？”萬生道：“真個奇，真個奇。”低頭一想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我想兄的真諱，在劍上得來的。今日寶劍長鳴，兄翁不日也要長鳴了！”大家笑了一笑，萬生又道：“雲兄，你方才說甚麼觀梅，小弟正為此而來。聞得十二日蘇園遊人如蟻，弟與兄掛了杖頭，到彼一樂何如？”雲生正被松風，說那蘇園梅花繁盛，心裏巴不得就去看。此話正搔著他癢處，便道：“小弟也有此興，與兄同去最妙的了。只自這一日，須要早去，盡一日的興便好。”

萬生道：“這個自然。但是，兄善於詩，少不得帶了紙筆，做首梅花詩。小弟下酒無物，甚是寂寞，方寸亂鳴。敢是我要帶三個

梅花舞也不可。雲生道：“兄若有舞劍的興，極妙了。那時做詩的做詩，舞劍的舞劍，詩人俠客，吾與兄兩人佔盡。”大家又說笑了一回，萬生道：“小弟告別，臨期造府相邀。”雲生道：“不要爽約了。”萬生道：“只怕吾兄為蠹魚縛住，小弟那有爽約的理。”兩人一笑而別。正是：

今朝引出羅浮夢，他日方調鼎鼎羹。

到了那日，萬生果然早至。雲生正在那裏望他，見他到，那便笑臉相迎道：“小弟在這裏做那橋下尾生，兄竟不作失期的女子麼？”萬生也笑道：“小弟正恐橋下水至，故此不敢遲來耳。”雲生道：“小弟已叫小價買下酒餚，可速往那裏去吧。”萬生道：“雲兄可謂精細之極矣！”即命松風，把一條擔子，一頭放了酒餚，一頭放下紙筆劍畫，又帶了一條鮮紅氈單，吩咐赤心看了家。赤心道：“相公可早些回來。”雲生點首，三人竟往東門而出。

一路行來，真個遊人士女，不計其數。一路說說笑笑，早已到似錦坊了。三人挨擠進去，略略把這好樓閣領略一番，即便下了畫舫，渡過小庾嶺來。遠遠的早已香風撲鼻，一望去，萬樹梅花，蕩人心目。上了岸，雲生不覺喜極狂生，對萬生道：“小弟株守斗室，不知有此大觀，還是我負梅花，還是梅花負我？”萬生道：“小弟不早相邀，負兄的是我，負梅花的也是我。”雲生大笑道：“今日之行，兩不相負矣！”說說笑笑，上了嶺，揀一株最盛的梅花樹下，叫松風鋪下氈單，擺上酒餚，兩個對飲。飲了幾杯，萬生笑道：“以兄之才，他日鹽梅之寄，自不必說。但紙帳獨眠，將來能無動念！”雲生道：“萬兄不要提起這話。譬如小弟，素性愛梅，其餘總是艷若夭桃，濃如紅杏，富貴若牡丹，久已不入眼中。至於夫婦，人之大倫，必是那絕世的姿容，超出桃杏牡丹之外，與這梅花相似的，方肯入目。不然，仍甘獨眠，決不敢輕賦好逑也。至如吾兄，又不知作何意想？”萬生道：“小弟不敢預期，且留此身，以有待耳。”兩個正在談笑暢飲，只見畫舫中，又來了幾個看梅的人。一個方巾闊服，滿臉都是酒色之氣，同了兩個幫閑，後面跟了幾個僕從，一同上嶺來，也在一株梅樹下擺了東西，大嘯大飲。萬生問雲生道：“兄的詩興可發作麼？”雲生道：“對梅花而不做詩，真是辜負花神。被兄一言，使小弟詩興勃勃。”于是就叫松風取出筆硯，磨起墨來，鋪下一幅小箋。雲生略略沉吟，提起筆來，一揮而就，雙手遞與萬生道：“請教，請教。”萬生接過手，即吟道：

百花頭上佔春魁，仙質疑從瑤島來。

水骨肯容蜂蝶伴，遐心偏向雪霜開。

□□不多君俠，調鼎還須仗爾才。

□對莫忘今日意，縱拚痛飲酒千杯。

吟罷連讀道：“好詩，好詩。可惜小弟俗士，不能與兄唱和。”說罷，滿滿的斟一大杯，遞與雲生道：“兄既不負梅花，梅花豈肯負兄乎。千杯不多，一杯非少。小弟竟代梅花做主人了。”雲生大笑道：“非兄不能為梅花做主人，非梅花不能使小弟開懷暢飲。”說罷，舉杯一飲而盡，也就斟一大杯，遞與萬生道：“請兄代梅花飲了。”兩個大笑一回。此時，萬生已有酒意，立起身來道：“吾兄詩興既闌，小弟久已技癢了。”雲生也就立起身來道：“也該輪著兄了。”便叫松風，收拾過了酒餚。萬生脫去外面衣服，輕輕把寶劍提在手，從從容容的舞將起來。那些看梅花的，見有人舞劍，都走攏來觀看。是方才這伙飲酒的，也來擠在一處。此時，萬生漸漸的舞出手段來了。但見那：

光飛耀眼，神色搖空。劍助人威，人隨劍轉。慢一回，緊一回，仿佛似神龍出海；橫一架，直一架，依稀的猛虎奔林。耳跟邊，只聽得呼颼颼，如萬里風濤從天下；眼睛裏，看也一閃一閃，如千條電影蓋地來。紛紛亂舞梨花，點點橫飄瑞雪。左盤右旋，一步一步緊一步，分明手掣金蛇；前開後合去來去來復去來，端的身翻銀海人。撒手瀑布飛泉，一片天衣無縫。猛回身催雲急雨，千林紫霧消痕。真個豐城寶劍削霄漢，飛入延津水底神。

那萬生舞罷了，輕輕放在匣裏，神色自若。那些看的人，沒一個不喝采。雲生也大叫道：“神乎技矣！”萬生答道：“未能免俗，聊復爾爾。”這些看完的人，也都去了。偏是那方巾闊服同了兩個人的，站著不去。一眼注這把寶劍，欲得討來看看，又不好開口。轉是萬生見得他意思，舉手與他拱一拱道：“尊兄可是要看這把寶劍麼？”這人道：“不敢。”萬生道：“要看何妨？”遂向匣中取出來，遞與他看。他就拿在手中，看了兩看，也不則聲，還了萬生，手也不拱去了。雲生便道：“這個人分明是紈袴子弟，一定是目不識丁的，不然怎麼這等不韻？”萬生道：“不要睬他。小弟舞的渴了，與兄再飲一杯何如？”雲生道：“小弟亦有此意。”忙叫松風擺列起來，直飲到傍晚方回。

你道那方巾闊服的是哪個？原來是洛陽縣有名的潑皮公子，姓白名賁，號無文。父親現任都憲。他專一使勢作威，姦淫不法。且喜腹無墨汁，目無隻字。那兩個幫閑，一個叫做符良星，一個叫做尤其顯。兩個在外招風生事，助紂為虐，衙門蠹役，個個串通。那白公子，自從看了劍回來，對尤其顯道：“老尤，那把劍真個好得緊，你可替我打聽，看，是什麼人家的？弄得到手方妙。”尤其顯道：“小人已打聽在肚裏，那一個做詩的，是已故雲侍郎的乃郎，這個舞劍的是萬教官之子。這把劍倒是那小雲的。大爺要他也不難，明日拚得個名帖，拜他一拜。他少不得要來答拜，大爺留他便飯一頓，慢慢的待我去問他，肯賣不肯賣。大爺這樣威勢，況他又是已故窮鄉宦的兒子，自然一力奉承。不要說用價買他，或者竟送來也不可知。”公子道：“有理、有理。”

次日，叫小廝拿了名帖，就叫尤其顯陪去。這日，雲生正在那裏拈抹這寶劍，忽見赤心手裏拿著帖子，氣喘喘的走來報道：“外面有個甚麼白公子，來拜相公。”雲生叫松風，一邊把劍收起，一邊接過帖子來看。上寫道：

年家眷弟白賁拜

雲生只得出來接見，已曉得是那日看舞劍的人。相見敘坐，那人問了姓名。雲生未及開談，先是尤其顯打一拱道：“此位是現任都憲白爺的大公子。因慕雲相公高才，今日特地拜望。”雲生道：“未獲識荊，何勞枉顧。”白公子說道：“正要慢慢請教，幸勿見外。”尤其顯道：“我們白大爺，雖然富貴，倒是肯虛心的。記得前日看梅花時，雲相公做得好詩，大爺至今稱讚。”話猶未了，松風送上茶來，說些閑話，並不提起劍事。茶罷，即便告別。雲生思想道：“他與吾從不認識，那一日看梅，又不曾交談，為何今日特來拜我？看他並無斯文氣象，想是個為名不為實的。”正在猜疑之際，恰好萬頌公走到，早已看見桌上帖兒，便問道：“雲兄幾時有這姓白的貴相知？”雲生道：“你道是誰？原來就是前日看劍的那人，卻是都憲白公的乃郎，小弟從不識認，不知為何特來望我。正在這裡解說不出。”萬生道：“畢竟是慕吾兄才學而來的了。”雲生道：“我看那人，全無斯文氣象，怎好與他往來？”萬生道：“古云，禮無不答，兄的意思，無非不欲親近他威勢。然而他既先來，不去答他，是因噎而廢餐了，怎麼使得。”雲生道：“所見有理。”於是，隔了兩日，也寫著一個年家單帖，叫松風跟去回拜。

且說那白公子，正叫那尤其顯，在門外舒頭探腦張望，一見雲生，連忙進報。白公子不等傳帖，早已整衣出迎，相見寒溫，不消說了。此時符良星也在坐，通了名姓，獻過茶，雲生就要告別。白公子道：“難得雲兄賜顧，且請寬坐，還要請教。”尤符兩個也說道：“白大爺最是好客，他志同道合的，就是刎頸之交。今日是慕雲相公高才，特地虛心求教，雲相公怎麼匆匆的要去？”雲生只得又坐下了。不一時，只見裏面掇出饅饅來。雲生看見，堅意要別。怎當他三個人拖住，死也不放。白公子道：“相知便飯，何必這等作色。想是嫌小弟愚陋，不足與談的了。”雲生見他抵死相留，只得勉強坐下。遜謝幾句，然後坐席。只見那尤、符兩個，滿口之乎者也，不是奉面白公子，就來假恭敬雲生。飲了數巡，符良星便問道：“那日小庾嶺梅花樹下，舞劍這位，必定貴相知了。”雲生答道：“正是敝相知。”符良星道：“一發舞得灑脫得緊，真正是一劍才人。”那老尤就接口道：“莫要說劍舞得好，只這把劍，洛陽縣也尋不出，就是白大爺這樣人家，怕也不能彀有。聞說倒是雲相公的，可是真麼？”雲生道：“是家父手澤，是所珍愛的。”符良星道：“這樣寶劍，不知價值多少？”雲生見他兩個，只管劍長劍短，早已會意。便正色道：“肯賣的一金也易，不肯賣的萬金也難，哪裏定得怎麼價錢？”說罷，立起身來，就要告別。白公子見他話不投機，也不十分相留，送出門，一拱而別。白公子轉來對兩個說道：“才聽小雲口氣，不象個肯賣的，怎麼處？”尤、符兩個，本意要幫襯買他的，討公子之好。被雲生一句截住，一場掃興。尤其顯道：“我倒有一計在此，只要拼得二百金，便弄得到手。”白公子忙問道：“你有甚麼好計？”老尤道：“目下因四川峨嵋妖婦作亂，各府州縣嚴行保甲，只消趁此機會，動一張匿名狀子，說他窩藏寶劍，與妖婦通謀。公子再叮囑縣官，衙門使些銀子，結果小雲的性命，有何難哉。那時斬草除根，這寶劍怕不到手。”公子連說：“好計好計。”隨即捏寫一狀，拿出二百兩銀子，付與老尤，叫他快去行事。正是：

此風頓起千層浪，迷霧俄遮萬里天。

老尤出來，對符良星道：“老符，你衙門慣熟，把這張狀子託了一個人，與他一百兩銀子要包成這件事。這一百兩，我和你分。”符良星滿臉堆笑道：“妙不可言。既如此，快拿銀子來，我有一個相知，叫做利士圖，是衙門積蠹。去央他，自然妥當的。”老尤便把銀兌起來，交付了一百兩，其餘一百兩，又分四十兩與他。老符道：“這二十兩呢？”尤其顯道：“且稱出，或要雜項使用，難道又分出來不成？”老符道：“有理有理。”即便拿了銀子，去尋利士圖，與他說了這事。衙門裏人，見了雪白的銀子，似蒼蠅見血，滿口應承。只說“事成之後，要在公子面前幫襯幫襯。”老符道：“這個自然，只是就要見功為妙。”各去行事不題。

且說雲生，自從回拜之後，便與萬生說如此事，以為可笑。萬生道：“小弟打聽此人，原是一個刻薄子弟，此後還要提防他幾分。”雲生深以為然。萬生是個有心的人，時時代雲生打聽。一日，從縣前走過，只見背後一人叫道：“萬表弟，這幾時怎不到表兄家裏走了？”萬生回頭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卻是利士圖。原來兩個是姑表親。士圖為人不端，所以不大往來。這日偶然相會，只得敘了幾句久別的話，一定要留萬生到家。萬生被他強不過，只得隨他到了家中。忙叫小廝，沽酒買菜。不一時安排齊整，兩個對酌。萬生問道：“表兄向來生意好麼？”士圖道：“承表弟垂問，託賴洪福，粗足度日。只是財來財去，一向不濟。近來有一樁事，倒也有些滋味，只是害了一個好人。”萬生便問：“何等樣人？何等樣事？”士圖那裏肯說，被萬生盤問不過，只得做個啞謎道：“為頭的都是鄉宦子弟，一個是父親現任憲司，一個是故宦的兒子，聞他是個窮秀才，為一件沒要緊東西，把潑天大事，要他承當。只怕這個窮秀才，這兩日在那裏頭痛哩。”萬生一聞此言，明知是白公子陷害雲生，便道：“表弟方才約一朋友說話，這時候在那裏等了。”堅意要別。出得門，急忙到雲生家裏。雲生見萬生走來，舉止失常，忙問道：“萬兄今日為何這等慌張？”萬生道：“雲兄，不好了，你的禍事到了。”雲生也吃一驚道：“小弟因守蠶羹，閉門久矣，有何禍事？”萬生便把撞見利士圖，所說的話，述了一遍。此時赤心、松風都聽見了，無不駭愕。轉是雲生道：“小弟暗室無虧，衾影不愧，縱有青蠅，恐難玷無瑕之璧，難道捕風捉影，可以屈陷平人。頭上此公，豈無報應。”萬生道：“兄所言未為不是，但此人爪牙頗多，更兼炎炎之勢，誰不逢迎。欲加兄罪，何患無辭。弟為兄計，莫若更姓改名，遊學他方。令先尊門生故吏，未嘗乏人。偶或邀天之幸，獲拔泥途，則大屈必成大伸。你若執意遲疑，禍患臨身，噬臍何及，還要三思。”雲生尚猶豫不決，到是赤心含淚道：“先老爺棄世之後，只有相公一點骨血，倘或遭人陷害，先老爺、先太夫人也不能瞑目了。萬相公所言，句句有理。只當遊學他方，異日榮歸故鄉，出這口氣，未為不可，相公不要執迷。”雲生被他兩個說得厲害，也著了急道：“非是小弟執迷，只是拋離先人墳墓，於心未忍。”萬生道：“事已急迫，須從權為妙。”赤心道：“先老爺墳墓，老奴自會看管，不要相公掛心。今日速辦行裝，省得臨時不及。”萬生連忙叫赤心，備辦行囊，自己往家中，收拾幾兩銀子，送與雲生。雲生就將劍匣遞與萬生道：“這劍原是英雄之物，豈肯為惡人點污？今送與兄，聊表一時分袂之情。”言罷，嗚嗚哭將起來。萬生也不覺淚如雨下道：“行不宜遲，倘被奸人得知，恐生不測。”雲生只得拜別父靈，又與萬生拜別，吩咐了赤心幾句。赤心也叮嚀了雲生，路上風霜保重話，並他日榮歸故土之情。松風背了行李，主僕二人，一齊出門。此一去，有分教：（闕）